

“里斯本丸”的呼唤：穿越时空的人性之光

□刘彦茗

今年上半年在英国留学期间，我有幸以主持人的身份参与到中国驻英国使馆在英国格洛斯特郡举办的“里斯本丸”幸存者家属及相关人士新春招待会活动中。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舟山人，“里斯本丸”的故事我小时候就听过，但也只是当成书中的几笔历史。经历此次活动，重温这段历史，当我面对故事主人公的后代时，那温暖的人性之光仿佛穿越了时空，深深地触动了我。

许多人认识东极是通过电影《后会无期》：海风徐徐，海水碧蓝，渔船两三……独特的海岛风情令人神往。但如果了解了“里斯本丸”的这段历史，你便会明白，东极的美丽绝不仅仅在这片碧海蓝天中。1942年10月，押送

1816名英军战俘的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途经舟山东极附近海域时，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英军战俘跳海逃生，却遭日军扫射屠杀。危难之际，舟山渔民冒着生命危险，救起了384名英军战俘。

我去过东极，见到过当年参与营救的渔民胡阿苟，听他讲述了当年的经历。当有人发现附近海域有船只被击沉，船上还有人的时候，岛上的渔民们立刻展开了救援，但凡是家里有船的都冲进了海里。从白天到午夜，他们顶着风浪，救起了近四百名英军官兵。岛上本就没有多少农田，日军的封锁更是让小岛雪上加霜，物资匮乏，半饥半饱已成了当时渔民们的生活常态。面对救援带来的巨大负担，他

们却没有一丝后悔与埋怨，纷纷把自己所有吃的穿的都拿了出来。胡爷爷说，舟山有句俗语：“救人一命，天上一星。”这份朴实、善良与对生命的尊重，镌刻在舟山渔民的基因里，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

那天招待会上，许多人都是初次见面，却像久别重逢的家人挚友一般。当最后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响起，来宾们热泪盈眶，在歌声中自发地牵起了彼此的手。这一刻，融化在彼此掌心的是代代相传的人间真情，更是对和平的共同向往。相握的手高举着，久久不愿分开，仿佛穿越了历史长河，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超越国界，善良与真理一样不容扭曲与践踏。

不知不觉中，我和现场的许多人一样流湿了眼眶。这是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真实交流和传播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善良的心灵最能唤起真情，纯净的眼睛最能洞察真相。感人的故事需要被传播，历史的记忆需要被传承。作为一名双语播音专业的学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我的责任与使命。而通过此次活动，我深感这份使命的广阔和深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讲述中国故事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更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观的桥梁。我将继续以坚定的信念和满腔的热情，致力于传播那些承载着共同价值的动人故事，让中国的声音在世界的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海边人家

遥望海天东复东，黄龙出没雾云中。舟山群岛北段嵎泗县中部，有大小两座黄龙岛。大黄龙岛因山势雄伟，裸露的黄色山岩随处可见，远望似黄龙蟠海而得名。

沧海石岩是黄龙的天然造物。在沧海铺就的画卷上，有石山定海，有礁石立波。你在黄龙随意走一走，都能瞥见刀劈斧砍的礁岩云天肃穆。你见到的所有石语苍苍，都是自然与海铁划银钩沉淀而成，一年一年的风浪耳语，成就了黄龙石岛的风骨，而这份山石厚重也在经年风吹里烙印进黄龙人血液中，造就了黄龙人坚韧的脾性。

黄龙岛最厚重也最有意思的山石便是“大小元宝石”。两块奇石，位于黄龙东北角的峙岬，一面靠山，三面朝海，形若两锭神来的金银大元宝。“大元宝石”高5米，上部径长3米，正面朝西南，呈倾斜状座置斜坡秃岩上。“小元宝石”重约5吨，长4米，两头凸，中间凹，形似元宝，这枚站姿料峭的“元宝石”，仿佛一阵风起便可吹下山尖，但千百年来一直在风雨交叠中，兀自“单脚玩独立”，人推之能动而不滑，观者无不称奇。

“年久灵光通夜月，道深风雨变云龙。”在大元宝石上，刻有“东海云龙”四个大字。据考证，当是清朝苏松总兵徐传隆率领水师巡海至黄龙岛时，见“元宝”奇石，遂登山观之，感慨万千，即兴挥毫，书“东海云龙”四个大字。龙是水神，云是水气，龙吟则景云出，故《易·乾》中说云从龙也。我喜欢“云龙”二字，“龙”字契合岛名，而“云”字充满禅意。

东海腾云龙，云龙盘东海。徐传隆在黄龙岛上题刻下的这四个字，倒是与岛上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十分契题。这是一个关于黄龙岛由来的传说：相传，东海龙王有两个十分淘气的孩子，总是喜欢私自结伴出游。有一次，他们又溜出龙宫外出游玩许久，气得龙王与他们断绝了父子关系，还宣布不准他俩

屋檐下

作家刘醒龙出新书了，书名叫《听漏》。据说，让作家真正提笔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契机，是一则新闻。新闻讲到，在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有十几位听漏工，每到夜深人静之际，就会手拿一根铁棒，趴在老旧的石库门地面上，倾听地底下自来水管可能出现的漏水声。

这是刘醒龙在网上做某个直播间时，跟主持人聊起的。晚饭后正在厨房里收拾的我，恰巧刷到了这个视频。我喜欢一边干家务，一边听手机，在松弛的状态下，用耳朵去触摸大千世界。刘醒龙关于“听漏”的讲述，随着洗碗池里渐渐漫上来的水，流进了我的心田。《听漏》我还没有读过，此时触动我的是——“听漏”。

我最早会背的宋词，就是“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这两句，关于滴漏的文化常识也是从小就了解的。每逢雨天，在那个渐已颓败的四合院里，少年的我常常坐在廊前，看檐下的雨滴一颗一颗地落下来，打在青石板上。天上这样在等人，等到了才会漏断。我把目光投向新买的小白鞋上。

深夜醒来，周边一片沉寂，连风声和虫鸣都没有，不由格外想念古时滴漏的声音，那不急不缓的水滴声，应该是一个人的声音，他藏在何处，又想说什么？我见不到他，幸好还有想像，心中也就少了很多怅惘。

读高中时，朋友送我一个玻璃瓶沙漏。作为古时另一种计时器，沙漏在今天已经脱胎换骨了，基本作为玩具或装饰物出现在生活中。我几乎没有好好玩过这个沙漏。看着细腻沙子如水流不断地滑下，总是无限恐慌，时间就这样具体而明确地在我面前溜走了，它走得不慌不忙，我痛得手足无措。那时，学

东海盘云龙

□王磊斌



记者 张磊 摄

回龙宫。无家可归的他俩，四处寻求栖身之所，直到游得精疲力竭，便趴在东海一处洋面上，以此为居，龙背露出在洋面的部分，化作了两个岛，便是大黄龙岛和小黄龙岛。龙母念及自己的骨肉，常常派遣虾兵蟹将前往探望慰问。因此在大小黄龙岛的周边海洋中，鱼、虾、蟹等穿梭不绝，成了丰富的近洋水产渔场。

登临元宝山，可谓上接云天，下承山海，这里瀚海风清、农风渔雨，一边是岛屿山川的秀美，一边是大海环抱的壮阔，深深呼口气，能够感受到“呼吸宇宙，吐纳风云”的豪情。山是不动的山，岿然屹立；云是飘忽不定的云，起伏跌宕。动静轮转间，轻抚云龙石刻，远眺，是一片光秃秃的黄色山石，长长地延伸在大海之中，有惊涛拍岸，卷起白练层

层。致虚极，定守笃，云与海双重奔涌，此刻，当真是心底俱澄澈，肝胆皆冰雪。

黄龙岛其实是一个雾岛，虽质朴但也隐秘。尤其是清晨，那头的五龙乡晴光潋滟，一片清新，而隔海相望的黄龙岛却总是云遮雾绕，一派氤氲朦胧的景象，令人不经意间就想到李白“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的名句。

东海盘云龙，渺渺海上游。大自然的魔法，让海雾变化莫测，聚散不定，时而像轻纱般缥缈，时而像云朵般浓密，时而游弋在岛的周围，又时而漫卷于岛的峰顶。随风起舞，不变的是，始终是云龙多姿的形状。直到强光乍破雾层，大海和天际之间那一抹渐变的橙黄，耀照云龙石刻，烟霞相伴，海山对话，绘就一幅大自然最为精致的画作。

听漏

□徐琦瑶

的压力和简单的生活阅历，让我对时间的流逝理解得非常浮浅。

大学毕业后的第二个秋天，外婆病得很重，家里人轮流守在她的床前。我向单位请了假，晚上陪在外婆身边。外婆的呼吸很轻浅，像屋后墙角的芦苇，随风微微拂动。墙上的挂钟停了。黑暗中，我似乎听到了滴漏声，滴答，滴答，在屋梁间跳落着，清脆而悠长。我不禁伸出双手去接，我想让它跳到我的掌心，然后放到外婆的怀里去。滴答，滴答，夜晚在轻轻抖动，天上的星星不知去向，我的手盖在了外婆胸前。

那次外婆没有走。又过了几年，外婆在一次意外中摔坏了身子，在医院呆了几日，被委婉地劝回家。床上的她不愿和任何人交流，那痛苦的哀嚎让床单都失了颜色。那时，我儿子才出生四五个月，单位里又忙，我无法好好地陪外婆。一天夜里，被孩子哭声惊醒，我呼着催眠曲，轻轻地拍着他，眼前浮现的是外婆的面容。她还在，张着嘴，声音丝丝缕缕，颤抖不已。遥远的滴漏声再次响起，我抱紧儿子，泪流满面。第二天凌晨，外婆离去了，漏断了。

夏日，朋友带我去看花。山道上，两侧的绣球花如波涛汹涌，白，绿，粉，蓝，紫，竞相怒放，明媚动人。平日里看到的绣球，也就几丛，这里一百多米的石径全被绣球抱在怀里，人行其中，真如游在花海。我们惊呼，雀跃，以各种姿势与花亲近——拍照。流连之际，不禁感慨：花可恣情肆意，人多是瑟缩狼狈。

人在狼狈的时候，很难顾及内心的体面，往往会把各类垃圾毫不犹豫地砸向自己，任心田荒芜，或心潮决堤。荒芜干涸了，那本该要来灌溉滋养的清泉，消失在何处？堤坝溃

塌了，之前出现的那些渗水、裂缝、漏洞，又是如何逃过我们的双眼？也该静下来，学学那些听漏工，听一听自己心底的水声了。

越来越爱回老家了，看日渐老去的父母，也看乡下四季的月亮。城里没有真正的月亮，在明晃晃的霓虹灯下，在林立的高楼夹缝间，透过小小的玻璃窗，看到天空上挂着的，只是旧墙上晕化开去的一个黄色水渍。在老家的大院子里，掀开黑夜轻薄的面纱，一抬头就能闻到月亮的芬芳。有时，它是清凉的，像一汪泉水无声地荡着，流向深深浅浅的树影，流往一方平静的稻田，然后不知不觉漫到我们的脚下。有时，它又温暖无比。寒意弥漫的夜里，我关掉灯，靠在床头，身上裹着母亲的老棉被。一团清亮的月辉，从不拉窗帘的窗口，从容大方地进来，像一位世外的老友，来到我的床前，彼此对视，毋须开言。安静的乡下，月亮成了我的听漏工。

乡下是清远疏淡的，每一个脚印都清晰可见，而城里是浓墨重彩的，被掩盖的不仅仅是月亮。

身在城里，累了倦了，也常独自出门散步。没有目标地走在拥挤的大道上，四周是陌生的人群，车潮人海淹没了我，我反而更是自己，自由得不带任何痕迹。我像一个隐身人，在一个流动的巨大的世界里，安然地走自己的路，想自己的事，就像儿时疯跑在空旷的山坡与田野。无数喧哗从身边像风一样飞过，我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声音。

十字路口，绿灯亮起，旁边所有的人都奔赴向前，我悄悄地退出了人潮。我听到，心底神秘的清泉在波动。

履之留痕



记者 张磊 摄

古樟驿新传说

□周海东

“九缸十八排，勿在城中里，是在城中外”，古樟驿有动人的传说，路不拾遗与造福一方是底层逻辑，而樟树只是地下有黄金的标识。故事的结局是拾金不昧的穷书生，考取功名后留守故乡以德育人，最终成了中管庙的一尊菩萨。

古樟驿有百年的古樟，它们像地底冒出的一把把火把，松化云泥的硬壳，照亮舟山乡村的锦绣前程。

古樟驿中有苍翠的古樟，它们如一个个入定的隐者，孕养东海文廊中极具个性的地址坐标。那些深入地下的根系，如一只只挥舞着的丹青妙手，无时无刻不在刻画着，那些枝叶的美好未来。

香樟树下无黄金，九缸十八排的黄金只是传说。它在故事中闪烁，于大自然中将精神宝藏探索。

金子没有泥土的用途，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供养一方天空和大地的，永远是沾满芳香的泥土。看吧，那些泥土的上方绿草茵茵；看吧，那些泥土的下方青水潺潺；看吧，那些泥土的中央建设了“共富工坊”，他们用创意与智慧描绘新农村的美图。

在樟树下的咖啡店，一边发呆一边品尝美食；在轻柔的草坪，露营或摄影；在秋千的晃荡中，享受着古樟驿的温柔时光。

香樟树下无黄金。可城里的人们纷纷赶来，在此度过一个贴心的黄金周。他们在庙里膜拜，祝福国泰民安；他们在古树中结扎彩带，祈求爱情圆满；他们在风铃声中，轻轻微笑，清空一些浮躁与烦恼。

遒劲翠绿的老樟树群啊，在微风摇曳中撑开遮荫蔽日的巨大花伞；热情洋溢的古樟驿啊，在新时代的农村，搭起缤纷的舞台，为丰收舞蹈。坚定执着的古樟驿啊，在振兴乡村建设的篇章中，用温暖的笔调表达“共富一方”，抒写定海“暖蚕工程”的新传说。